

國學基
本叢書
公羊義疏
一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一)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

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

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繹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尙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尙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尙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

在上。尙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閻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學者。識也。蓋謂有所得。卽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卽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案。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關。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德。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歷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卽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卽位。周書諡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尙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賈反。

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未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顧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顧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鵠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解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

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證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僖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子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焉。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

錢氏大昕義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冲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己未。桓元年歲在

元枹。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庚子。案莊公卽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年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日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日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枹。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第七蓐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蓐之十年。癸酉。蓐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冕上言。曆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蓐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蓐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曆以爲
藪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

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

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
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
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卽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
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
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
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
不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
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卽或言曷爲。或言曷以。或單言何。卽下傳云。曷爲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卽位。注云。据文公言卽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
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
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
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

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

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卽位。明王者常繼天奉元，養成萬

物〔疏〕

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故曰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卽位，雖非正月，

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卽下誓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攬，校勘記謂毛本攬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

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忿之患，強弱之難，無讎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得直稱王，故渾目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生，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

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卽位。當時自己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卽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卽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繼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繼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繼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則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

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遵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繼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曉曉不已，猶矇瞶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愼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麤獷，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卽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卽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褒儀父，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迫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閭而桓文乖，彝倫斁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榮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

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襲。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決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善成萬物之義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

〔疏〕

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

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

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尙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

後漢書郎顗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闢。辟。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卽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臚。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寅。則立春。加十五日指卯。則春分。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巳。則立夏。加十五日指午。則小滿。加十五日指未。則芒種。加十五日指申。則夏至。加十五日指酉。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戌。則立秋。加十五日指亥。則白露。加十五日指子。則寒露。加十五日指丑。則霜降。加十五日指寅。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卯。則大雪。加十五日指辰。則立春。○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爲兼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卽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爲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尙書至是也。○書堯疏。文。舊典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

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故問誰謂〔疏〕

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子。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卽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諡。正以死諡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

共之。人道之始也。〔疏〕

書秦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

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絲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爲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

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上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厯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厯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即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爲梁，即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即以親迎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皋門，應門亦即以皋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繁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